

乡村旅游地居民地方依恋与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关系研究

时婷婷

时代旅航管理学院 海口经济学院, 海南省海口市, 570100;

摘要: 当前乡村旅游发展面临居民抵触情绪加剧的困境, 传统经济补偿模式难以化解深层次矛盾。地方依恋理论为解读居民态度分化提供了新视角, 其认知、情感与行为三维度结构能够系统阐释居民支持度的形成机理。基于此, 以下对乡村旅游地居民地方依恋与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以供参考。

关键词: 乡村旅游地居民地方依恋; 旅游发展支持度; 关系研究

DOI: 10. 64216/3080-1516. 25. 07. 054

引言

乡村旅游地居民的地方依恋情感构成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心理基础, 这种情感联结既包含对物理环境的功能依赖, 也蕴含着文化认同与社会归属等深层维度。随着旅游开发的深入, 居民对地方的情感响应直接影响其参与意愿与支持行为, 二者间的动态平衡关系亟待实证研究予以揭示。探索这种心理机制对实现旅游开发与社区共生的良性互动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1 乡村旅游地居民地方依恋与旅游发展支持度研究的目的

乡村旅游地居民地方依恋与旅游发展支持度研究致力于揭示地方情感与旅游态度之间的内在联系机制, 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该研究通过系统考察居民对居住地的情感依附特征及其对旅游发展态度的具体影响, 旨在建立地方依恋三维度结构与旅游支持行为之间的理论模型。研究着重探讨不同依恋类型居民在旅游参与、利益感知及冲突应对等方面的差异化表现, 为解释旅游地社区态度分化现象提供新的分析视角。从实践层面看, 研究试图找出能够强化居民地方认同感的有效途径, 并通过优化社区参与机制将情感资本转化为发展动能, 最终实现旅游开发与社区福祉的协同提升。研究还关注代际差异、职业背景等人口学因素对依恋-支持度关系的调节作用, 为制定精准化的旅游惠民政策提供依据。通过深入解析地方依恋影响旅游支持度的中介变量和边界条件, 该研究对完善社区参与理论、创新乡村旅游治理模式具有重要价值, 能够帮助决策者在规划开发过程中更好地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情感需求。

2 乡村旅游地居民地方依恋的特征

2.1 情感性依恋

情感性依恋表现为居民对乡村环境产生的深层情

感联结, 这种联结往往通过代际传承和生活记忆不断强化。乡村居民对故土的情感依附具有明显的持久性和排他性特征, 具体体现在对自然景观的审美认同、对生活场所的归属体验以及对社区氛围的心理依赖等多个维度。在日常生活场景中, 这种情感外化为对传统节庆活动的积极参与、对方言习俗的自觉传承以及对邻里关系的珍视维护。当面对旅游开发带来的环境变化时, 情感依恋强烈的居民往往表现出更明显的保护意识和怀旧情绪, 他们倾向于将地方视为自我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定环境要素如古树、老屋、溪流等常常成为情感投射的具体对象, 承载着居民的生命故事和集体记忆。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情感联结并非完全理性, 它可能超越实际居住质量而形成某种理想化的地方意象, 这种特质使得情感性依恋在旅游影响评估中具有独特的作用机制。

2.2 认知性依恋

认知性依恋反映了居民基于理性判断对居住地价值的功能性认同, 这种依恋形式建立在客观环境评估和生活需求满足的基础之上。居民通过长期生活实践形成对地方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和发展潜力的系统认知, 进而产生相应的依赖程度和评价标准。在旅游发展背景下, 认知性依恋表现为居民对地方经济价值、生态条件和宜居程度的综合考量, 这种判断直接影响其参与旅游的意愿和方式。具有强烈认知依恋的居民往往能准确指出当地的特色资源和竞争优势, 他们对环境改善和设施升级有着敏锐的感知能力。与情感依恋相比, 认知依恋更具可变性和工具性特征, 当旅游开发带来明显的功能改善时, 这种依恋可能快速增强, 反之则可能因预期落空而减弱。在实际生活中, 认知性依恋常体现为居民对公共服务质量的关注、对就业机会的评估以及对财产增值的期待, 这些理性判断构成了支持或反对旅游开发的重要依据。

2.3 行为性依恋

行为性依恋表现为居民通过日常实践与地方建立的互动模式和行为习惯,这种依恋形式体现在空间使用、资源管理和社交网络等多个实践维度。长期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塑造了居民特有的行为模式,如特定的耕作方法、手工艺传承和物资交换方式等,这些惯习构成地方依恋的行为表达。在旅游情境下,行为依恋外化为居民对公共空间的占有方式、对游客活动的接受程度以及对新业态的适应能力。具有稳定行为依恋的居民往往保持着规律性的活动路径和社交圈子,他们对环境变化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这种行为惯性既可能成为旅游参与的阻碍因素,也可能转化为特色体验产品的开发资源。不同于情感和认知维度,行为性依恋通过具体的活动模式得以观察和测量,如居民在特定场所的停留频率、公共设施使用强度以及社交互动密度等指标。

3 乡村旅游地居民地方依恋与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关系分析

3.1 地方依恋与旅游发展支持度的相关性

地方依恋与旅游发展支持度之间呈现出复杂而密切的关联性,这种关系既包含正向促进也包含潜在冲突。从情感维度看,居民对乡村的深厚情感可能转化为保护地方特色的强烈意愿,当旅游开发尊重地方原真性时,这种情感依恋将成为支持旅游发展的心理基础。认知维度上,居民对地方发展潜力的理性评估直接影响其对旅游效益的判断,当预期收益超过感知成本时,认知依恋将强化支持态度。行为维度则表现为居民日常生活模式与旅游活动的兼容程度,当旅游开发能够融入而非打破现有行为习惯时,支持度会显著提升。值得注意的是,三类依恋维度并非孤立作用,情感依恋可能调节认知评估的标准,行为习惯又可能影响情感依附的强度。在旅游开发的不同阶段,各维度的主导作用也存在差异,初期更多依赖认知判断,长期发展则更取决于情感融合。理解这种多维互动关系,有助于预判旅游政策可能引发的社区反应,为制定差异化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3.2 地方依恋对旅游发展支持度的预测作用

地方依恋三维度结构对旅游支持度展现出差异化的预测效力,这种预测不仅体现在支持强度的判断上,还能预见支持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情感性依恋强烈者通常对低强度、文化保护型的旅游模式表现出稳定支持,其支持行为更多体现在文化展示和环境维护等非经济领域。认知性依恋主导的居民支持度与旅游收益呈现明显正相关,他们对大规模开发项目往往持开放态度,但

支持强度会随经济预期变化而波动。行为性依恋的预测作用体现在空间使用冲突的敏感度上,惯常活动区域受影响的居民即使获得经济补偿,也可能对旅游开发产生隐性抵触。这种预测价值在实践中表现为,通过测量居民的地方依恋类型组合,可以提前识别潜在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群体,预测社区内部的态度分化模式。深入了解依恋维度的预测机制,能使旅游规划者预先调整开发策略,在项目设计阶段就规避可能引发强烈抵触的关键因素,提升社区接纳度。

3.3 旅游发展支持度对地方依恋的反馈效应

旅游发展支持度并非单纯的结果变量,它通过多重路径对地方依恋产生动态反馈作用,形成双向影响的循环机制。积极的支持态度往往强化参与行为,而深度参与旅游经营的过程会重塑居民对地方价值的认知框架,促使功能评价标准向旅游友好型转变。支持旅游的居民在获得经济收益后,通常会增强对地方的满意度评价,这种正向体验通过社会网络扩散,能间接提升整个社区的情感依附强度。但值得注意的是,过度商业化可能侵蚀地方原真性,当旅游发展突破某些临界点时,原先的支持者可能因感知到地方特质流失而出现情感疏离。这种反馈效应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年轻一代更容易适应旅游带来的变化,其地方依恋特征随之快速调整,而老年群体的依恋模式则表现出更强的稳定性。理解这种反馈动力学,有助于把握旅游影响的长期演变趋势,在开发过程中及时调整策略,维持地方依恋与旅游发展的良性互动关系。

4 促进乡村旅游地居民地方依恋与旅游发展支持度协同的策略

4.1 强化地方特色文化传承

文化传承是维系地方依恋的情感纽带,系统性保护乡土文化要素能够有效增强居民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应当建立活态化传承机制,通过设立非遗工坊、民俗展演中心等实体平台,为传统技艺提供展示空间和创收渠道,使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形成价值闭环。重点培养年轻一代的文化自觉,将地方历史编入校本课程,组织青少年参与文化记录和传播活动,破解代际传承断层难题。创新文化表现形式,鼓励传统元素与现代设计融合,开发具有在地特色的文创产品,让居民在文化创新过程中重新发现地方价值。建立社区文化档案库,通过口述史采集、老照片整理等工作强化集体记忆,这些文化资本既丰富了旅游体验内容,又巩固了居民的地方归属感。定期举办反映地方特质的节庆活动,设计游客参与环节时

要确保原真性,避免表演化倾向伤害文化内涵,使旅游成为文化传承的助力而非威胁。

4.2 提升居民旅游参与度

构建多层次参与体系是实现旅游收益与地方情感协同增效的关键路径,需要打破单一的门票分成模式,开发多样化的参与接口。设计梯度化参与方案,为不同资本禀赋的居民提供相匹配的介入途径,从特产供应、民宿经营到研学导览,形成全员可参与的立体网络。建立技能转化机制,将农业生产经验转化为体验课程,把日常生活场景设计成旅游产品,使居民的优势资源自然转化为旅游竞争力。完善社区旅游合作社等共治平台,确保居民在规划决策、收益分配等关键环节享有话语权,这种赋权过程本身就能增强地方认同。培育内生型旅游企业家,重点扶持本地人主导的小微旅游项目,避免外来资本垄断优质资源,保持社区对旅游业的主导权。开发“旅游+”复合业态,引导居民将旅游经营与原产业结合,如农田变景区、农舍变民宿的渐进式转型,减少产业替代带来的适应障碍,使旅游发展成为现有生计的自然延伸而非断裂式变革。

4.3 优化旅游发展利益分配

建立公平透明的利益分配机制是调和经济理性与情感依恋的物质基础,需要突破简单经济补偿思维,构建多元价值回报体系。创新收益共享模式,除直接分红外,可设立社区发展基金支持公共设施改善,使旅游收益转化为居民感知明显的宜居环境提升。设计差别化分配方案,对文化传承人、生态环境维护者等特殊贡献群体给予倾斜性回报,承认非物质形态的地方价值。建立旅游影响补偿机制,对因旅游开发承受额外负担的居民如景区周边住户进行针对性补偿,缓解空间使用冲突引发的抵触情绪。推行就业岗位预留政策,确保本地居民在管理岗位和技术岗位中的合理比例,避免旅游就业低端化现象削弱发展认同。开发股权化参与渠道,鼓励居民以土地、房屋等资源入股旅游项目,变旁观者为利益攸关方,这种深度绑定能有效转化支持态度。定期公布旅游收益明细及使用情况,通过可视化呈现增强分配透明度,减少猜疑和误解,让居民切实感受到旅游发展带来的共同福祉。

4.4 构建旅游与地方依恋互动机制

创建制度化的互动平台能够促进旅游发展与地方情感的正向循环,需要突破短期项目思维,建立持续性

的对话调适机制。成立由居民代表、旅游企业和政府部门组成的协同治理委员会,定期评估旅游开发对地方特质的影响,及时调整开发强度与方式。建立情感影响评估制度,在旅游项目论证阶段增加地方依恋维度分析,预判开发可能引发的情感反应,制定针对性缓解措施。设计动态监测体系,通过定期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跟踪居民依恋特征变化,及时发现情感疏离苗头并采取干预措施。举办旅游与文化融合研讨会,邀请居民分享对旅游影响的切身感受,促进开发者理解地方情感价值,避免粗暴的文化商品化倾向。构建冲突调解平台,当旅游活动与地方认同产生矛盾时,提供理性协商渠道而非行政压制,通过沟通达成发展共识。建立旅游反哺地方机制,将部分收益专项用于地方记忆工程如村史馆建设、传统建筑修缮等,彰显旅游发展对地方认同的强化作用,形成经济与情感双重回报的良性循环。

5 结束语

地方依恋与旅游支持度的关联研究揭示了情感因素在社区旅游治理中的核心作用。未来应构建兼顾地方认同培育与利益共享的双轮驱动机制,通过情感认同激活居民内生发展动力,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可持续的社区心理资本。

参考文献

- [1]汪忠列.乡村旅游地舒适性的多维特征、影响机理与建构路径研究[D].江西财经大学,2025.
- [2]朱晓婉.乡村旅游地居民感知对旅游支持度的影响研究[D].塔里木大学,2024.
- [3]朱富男.山区乡村旅游地居民地方依恋、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度关系研究[D].河南大学,2024.
- [4]秦亚楠.乡村旅游地居民地方感对旅游支持度的影响[D].内蒙古财经大学,2023.
- [5]樊海莲.乡村旅游地居民亲旅游行为影响因素研究[D].辽宁大学,2023.
- [6]周洁.地方依恋对乡村旅游地居民旅游支持度影响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21.
- [7]闫孝茹.乡村旅游地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环境友好行为的关系研究[D].广西大学,2020.

项目来源: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项目名称:自贸港赋能下海南精品舞剧IP旅游价值转化机制研究。

项目编号:HNSK(JDZC)25-35.